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一百八

諸侯廟祭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 疏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

是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

陳氏禮書孔穎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葢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於禰廟其說無据

蕙田案陳氏謂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與疏不同朱子答汪尚書曰政和之制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絶矣乃茍可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陳氏為優

祭法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疏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

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太祖也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為壇者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祭之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墠受祭也

陳氏禮書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鄭氏謂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据

右諸侯廟制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注重先祖及國之用

王制寢不踰廟

詩大雅緜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版筑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悞當為繩也

何氏楷曰作起也亦剏造之謂廟宗廟也曹氏云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面向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右諸侯立廟

大戴禮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從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所加鄭玄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按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注廟殯宮羣臣如朝位注列於廟門外如路門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注立於門內如門外之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注祝主辭故在左神將遷故出在戶

牖間南面矣　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注言嗣以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也成廟將從敢告注卒不奠幣者禮畢矣於此將有事於新廟　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注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皆者衣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注皆就車謂乘貳車者　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注神車祝為左

故於步處則下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注始自外來故先於堂尊於西序下注四時之祭在室筵陳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尊恒於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席故置尊於西以因其便矣脯醢陳於房中注房西房也諸侯在右房也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注記因卿士當言東霤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注門左門西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

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注東西侯也祝就西廂因其便也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注走疾趨也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注詩云潔蠲為饎是用孝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注東廂之位祝徹反位注西廂之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注事謂內主藏衣服欽幣徹几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焉注所以安神

右諸侯遷廟

蕙田案諸侯釁廟見前釁禮

春秋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於齊　公羊傳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為讐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酅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酅共祭祀存姑姊妹　疏季為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以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

陳氏禮書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

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酅入於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右附庸五廟

春秋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注黝堊黑色按黝黑也堊謂白堊也大夫蒼士黈注黈黄色丹楹非禮也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注桷榱也方曰桷員曰椽　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

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注非正謂刻桷丹楹也

葸田案此魯廟飾非禮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注躋升也僖公閔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　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為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注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臣繼君猶子繼父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

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與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與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

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寗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

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於昵以致雉雊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顛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　疏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為祖其理非也范云文公顛倒祖考則是僖在莊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況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

國語夏父弗忌為宗伯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

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禰而後祖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毋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注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

蕙田案昭穆之序百世不易兄弟同昭穆則同廟異室躋僖為先閔也兄弟叔姪之分不

可以奪君臣而君臣不可以亂昭穆左傳杜

注孔疏說皆不刋詳見前廟祧昭穆條下

又案此魯廟逆祀非禮也

春秋文公十有三年世室壞　公羊傳世室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疏周公稱太廟者即僖八年禘於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是也魯公稱世室者即此經是也羣公稱宮者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毁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

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蕙田案此魯不修廟非禮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　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　其言三日哭何注指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　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

縞哭之

哀公三年左氏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毁宜為天所災疏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毁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毁言其宜為天所災也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毁其廟其意或然

公羊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書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世室者不毀之名

疏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襃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

王氏安石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閟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元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

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豈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具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者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蕙田案此魯紊廟制非禮也

詩魯頌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　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疏毛以為將美僖公先言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

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述其廟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箋以詩人之作睹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閟為名釋詁云毖神慎也俱訓為慎是閟神為神閟與毖字異音仝故閟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新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荀子宥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注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被當為彼傳寫悞耳蓋音盍扇戸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悞而遂絕之也家語作還瞻北蓋皆斷焉彼有說邪匠過之也王肅注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注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注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之也楊氏曰家語作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與此注少異

非無良材蓋曰貴之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

附辨孔氏魯有九廟

王制孔疏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併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

蕙田案魯禘祭文王以周公配即在周公廟中亦猶周禘帝嚳於后稷之廟並未另立文王之廟謂魯有姜嫄廟蓋據閟宫頌赫赫姜嫄言之然詩乃追述魯所由封而推本后稷

之生以上及於姜嫄閟宮非祀姜嫄之詩魯亦何緣有姜嫄之廟孔說非也武宮煬宮旋廢旋立不在廟數魯實有七廟耳

右魯廟

孟子禮曰諸侯耕助以供齊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注按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熊氏曰下齊牛式宗廟文悞當以周禮齊右注為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

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别也

禮器天道至教聖人至徳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太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羮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

位葢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祭統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葅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

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

之必樂已至必哀

詩召南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箋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事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髢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

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蕙田案諸侯祭禮其祼獻朝踐饋食酳尸之節皆上同天子已詳時享門至其等殺之微差儀文之小異則經傳無可考見今取傳記之言諸侯祭禮者著於篇學禮者通其意可也至通典所序諸侯祭禮與大夫士同恐未可據故不録

右諸侯宗廟正祭

禮記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蕙田案詳見禘祫門

右諸侯時享犆祫

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疏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於祖廟者按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

諸侯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匝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鄭鍔曰恐其不告也故不曰頒正朔而謂之告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

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於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疏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

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於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

蕙田案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已的而後鄭易之謂追享追祭遷廟之主

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受朝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以祭法之壇墠有禱釋追享以五廟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故玉藻疏春秋疏穀梁疏公羊疏論語注疏並從後鄭不知祠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

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間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

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注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穀梁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注閏是叢

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　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公羊傳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啖氏助曰公穀言不告月為是非也按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

朱子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

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已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傳以為幸其不已之辭以我愛其禮証之則此義精矣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

左氏傳疾也

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注每月天子以朔政班於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

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注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

去其羊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馮氏椅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蕙田案古天子頒正朔於天下均次每月所行之政以敬授民時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廟每月朔則請於祖廟而行政焉此敬天勤民尊王親祖之義也告朔之文見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春秋文六年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傳並云

告朔又曰告月見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又曰視朔見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又曰聽朔見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其在歲首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是五者稱名不同其禮則一但主乎告廟而言則曰告朔告月朝正主乎聽政而言則曰視朔聽朔言非一端亦各有當而已今以

經傳所云告朔者入此卷其云聽朔者别入
嘉禮朝賀門
又案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於天也諸
侯聽朔於祖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以特
牛諸侯以特羊告廟之禮尊卑之次也春秋
譏閏月不告朔葢一月有一月之政閏雖無
常而政有常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不
舉故左氏以為棄時政是也公羊以為天無

是月穀梁以喪不數閏為証並以不當告為說其義非矣告朔必有朝廟之禮春秋書猶朝於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公羊穀梁均以猶為可已之辭豈聖人愛禮之意乎告朔雖有特牲朝廟别無祭禮注疏皆引司尊彞朝享及祭法月祭為説豈知朝享乃大祫之祭且有祼獻朝踐饋食之文其禮煩重非每月可行之事月祭又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無

與章合三禮爲一禮則鄭賈孔之誤也

右諸侯宗廟告朔

通典後漢獻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圖書集成曹操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劒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

為敬未聞擬而不盟之禮且祭神而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懲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祀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晉書高陽王睦傳睦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武帝受禪封中山王睦自表乞依六蓼祀皐陶鄅杞祀相立

廟祀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憙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為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子孫之始祖耳詔下禮官博議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皐陶杞鄫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弟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憙等議王

制諸侯五廟是其立始祖為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為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令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顗議以為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顗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得各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

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
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
中山王皆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並
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諭恐非禮意令上
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伸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
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
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别封而
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

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為士禰已有廟無為重設與公子為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世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尊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得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

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茍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為長既享以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茍暢之議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為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

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勲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許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絶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别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禮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物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後姊妹

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徐以弟祿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

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蕙田案兄弟並封祭歸嫡子無兩國並祭之禮劉熹虞喜之說同為正義至諸侯奪宗益又別自為義不得牽混

宗元按兄弟並封祭歸嫡子固宗法之常禮之正也然是乃但有封爵未嘗建國則同在京師自可助祭於宗子之家耳若遂建國則必宗廟與社稷並建方成為國豈有有社稷

而無宗廟之國耶此禮不知如何夫王子出封則諸侯不得祖天子固不得立廟既非王子則或援宗子去國之禮而用庶子攝祭之儀但少減殺其數仍與宗法不亂其亦可通歟且王子始封竟曠世無宗廟亦恐非體或立廟而姑虛其位耶抑別有法以通之耶謹識所疑以俟明禮者正之

通典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祭云今祭六代未立廟

墍以廳事為祭室須立廟如制備

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為祭五廟諸畢耶按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闋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為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義云祭以首時及臘注首時者四時之初月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

日沐浴改服居於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施位范注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貴賤同也凡弟同席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饎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酒醴甒於房戶牲皆體解平明設几筵東面為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醑禮一獻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

及凡弟獻始進俎庶羞衆賓凡弟行酹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為賓食食物如祭餕畢酌酳一周止佐徹神饋餕於室中西北隅以為厭祭既設閉牖户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為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禄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

卿令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於大夫令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又不及飯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

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沖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

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曽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為士子為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邵戢議桓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曽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曽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元孫則封君之父親盡廟毀封君元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

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君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元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

蕙田案孫毓議極是可為諸侯宗廟之準繩矣

咸寧三年燕國還廟主當之國博士孫繁議按禮凡告以特牲又禮載主以簞笥載以齋車每舍殿焉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

以犢車二主同載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還掌奉主祏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停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蕙田案此遷廟議不悖於古

宋劉裕初受晉命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沖王年穉無後惟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

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他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與祖之為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

蕙田案沖王殤祔諸祖之廟為王者徐議是

孝武帝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

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期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帢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為允詔可

蕙田案始封無後暫袝王廟上卿主祭俟立後立廟此議甚允

通典大明七年有司奏晉陵國立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不祀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之例與不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嗣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敬詔可

宋書禮志大明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

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為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實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為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凖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為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蕙田案此與前庾蔚之議同

北魏書禮志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按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𤣥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𤣥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

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証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

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毁且三世以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

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啓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内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髙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朔宗祊得禮為美不可茍薦虚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烝嘗

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得併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祧孫卿曰有天子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

乎雖王侯用禮文辭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及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

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至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玄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出居正位耳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

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

蕙田案王延業謂高祖之父不當立廟義本注疏其理為長盧觀欲以高祖之父權升太祖廟遞遷而遞毀之義無稽據懌左盧右王所見最的

孝靜帝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

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室厦頭徘徊鴟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立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墻四面皆架為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墻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典祠廨併廚宰東為廟長廨併置車輅其北為養犧牲

之所詔從之

隋書禮儀志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牲用太牢

通典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

文獻通考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彠廟

德宗貞元十三年敕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

牢仍給鹵簿_{燧北平}莊武王

宋史禮志高宗時少府昭慶節度儀同三司平樂郡王

韋淵請建家廟賜以祭器

文獻通考宋淳熙五年權戸部尚書韓彦古請以臨安

前洋街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緡以給歲時

祭祀之用輔臣論世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騤以禮難行

騤之上問本朝羣臣廟制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

仁宗雖因赦論建廟未暇行也唯文彦博曾酌唐制為

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以賜宰臣蔡京等紹興又用京例賜秦檜其張俊楊存中吳璘輩皆援檜以請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器祭者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命禮官攷歷代及本朝之制八年十月乙卯中書舍人崔敦詩謂中興廟器斷自宸衷改用竹木省去雕文然一啓其端援者必衆謂宜詳講必傳古義乃協今宜禮賜圭瓚然後為鬯葢諸侯嗣位不敢專祭待命於天子必賜以圭瓚者祭祀交神唯灌為重舉其重以

賜之而餘得自用初不盡賜之也臣謂銅爲祭器可以傳遠今以竹木爲之壞而不易則墜上之賜易而自製則棄君之命宜略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俾祀官定當用之式續圖以畀俾自製以竹木從之

寧宗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而臣居止粗備家廟猶闕請下禮官考其制俾自建之頒祭器之式以竹木製毋黍有司詔下禮官討論每位以籩豆皆十有二簠簋皆四

壺尊壺罍鉶豆俎登洗皆二爵坫燭臺皆二坫一及巾杓篚以髹匣載以腰輿束以紫絛請下文思院製（髹匣腰輿皆十紫紬帶二十）十月己卯詔特鑄賜之二年通判嚴州張宗愈奏大父循忠烈王俊書勛盟府請以賜第舊址建家廟乞討論其制命文思院鑄誥祭器以賜詔令遵韓世忠廟器之制

開禧三年忠州刺史劉伯震奏祖鄜武僖王光世復辟功請以賜第舊址立家廟從之

王圻續通考孔氏家廟在衢州府西宣聖四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奉祀

明太祖洪武二年立滁陽王廟以祀郭子興至是又立廟墓次祀之以其鄰家宥氏世為奉祀守王墳十六年冬十一月立揚王祠於墓次命有司歲春秋祀之揚王淳皇后父陳某先是立祠太廟東歲遣大臣祀已而中都守臣上言公葬地在下縣盱眙宜崇華表兼建廟祠

太祖曰朕固聞之命中書省建廟盱眙墓次樹神道碑令儒臣宋濂撰文仍設祠祭署及灑掃戶五家癸亥冬勑立滁陽王廟碑於墓所先是廟成上親稿王事實召太常司丞張來儀撰碑文稱王勇悍善戰唯不屈人下初元亂上避兵入濠王識上非常人遂以孝慈皇后妻之且屬以兵事多密謀以故上起兵定天下王之力也後王卒歸葬滁州王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為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一女入為上

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洪武元年上正大位追思實帝業所始乃封爲滁陽王建廟墓所命有司歲時享滁人祭之至是勑賜樹碑是年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孝慈皇后父也王鈌嗣息至是追封爲王妻鄭氏爲徐王夫人祠廟立於太廟東以祭旣而稽古無文乃即王所生里立廟命有司春秋祭之禮部陶凱撰文立石仍設祠祭署以王鄰家武氏世爲奉祠守王墳灑掃戶九十家

蕙田案自漢而後封建不復常行王朝卿士雖位極班聯而無分茅胙土之實此古今一大殊制也朱子答汪尚書曰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此論似為得宜通典諸侯士大夫祭禮合為一門通考雖分為二然以未封爵之卿士俱入諸侯門

似爲未協今竊取朱子之意以晉爵爲王者列於諸侯餘五等則歸一品二品班大夫士廟祭焉

右漢至明諸侯廟祭

[seal]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舉人臣汪師曾

五禮通考卷一百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

大夫士廟祭

禮記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疏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適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證此太祖是別子也非諸侯之子孫異

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註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太祖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

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鄉即大夫總號故春秋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於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陳氏禮書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爲周大夫之制誤也孔穎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鄉即大夫也故春秋殺鄉皆曰大夫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或然

朱子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

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疏按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

朱子或問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

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

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

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别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蕙田案注謂大夫士無主非也詳見後立主

條

朱子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母乃不近人情曰位卑則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　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髙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髙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髙祖若止祭禰是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　又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髙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髙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髙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

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楊氏復曰前一條謂澤有淺深則制有隆殺其分異也後二條謂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高祖其理同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為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攷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

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説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

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為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為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

魯季友是也季友為魯桓公之别子既為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别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為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葢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為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

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盖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别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出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别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内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

曰三廟而三世之内有為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

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茍非宗子則亦不可祭

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為是者

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

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為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

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為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

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為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葢已

雖拘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

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或曰此為國中公族

之世禄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為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祭此二條正為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為大夫之類是也

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别子而始爵為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葢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内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蕙田案封君别子有不可立廟者而祖考之祭元未當廢適士官師雖止二廟一廟而祖

禰以上自有司其祭者馬氏闡發至此可謂精矣其謂後世宗法既亡不得執二廟一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古今異宜當隨時為之損益意亦甚善然此仍泥乎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之說而不知二廟一廟者之或祭及高祖或不及高祖皆當以宗法而定也葢廟數以兩而降係乎貴賤而不定宗法以五為斷不係貴賤而有定兩者並行不悖以無定

之廟合有定之宗不以廟多而有加乎宗亦不以廟少而有損乎宗此古今之通義又何異宜損益之足云

萬氏斯大曰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於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夫士不得常祫祫而及於高祖則其平時奉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犆祭而不祫耳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苟士大夫不得祭

高祖祫祭又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於祔禮小記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夫與已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祔於高祖姑則高祖有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徵之於服制喪服爲曾祖齊衰三月注爲高祖服同葢於族祖父母有緦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父爲長子三年爲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

則設不幸而子孫亡適曾玄孫承重於高曽亦應爲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即遷之而不祀是豈禮之所安乎復徴之於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夫太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遷則髙祖之廟自當以恩立而親盡乃毁茍上祭始祖下祭祖禰而不及髙曽是爲隆於義而薄於恩且將與知母而不知父者同類而並譏之矣程子本豈聖人之所許乎即還証之於宗法大傳曰宗其繼髙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夫惟適玄孫之得祭高祖而族人之不得祭者悉宗之而祭故有繼高祖之宗茍祭止及於祖禰則惟有繼禰繼祖之宗而無繼高祖之宗矣然則經何以言宗其繼高祖者哉且所謂遷者謂遷廟而不祀也遷廟而始不祀則未遷而猶祀也又何疑乎先儒泥小記庶子不祭禰不祭祖之文謂大夫士祭不及高曽唯程子謂天子至士庶五服上至於高祖其廟祭也亦必上及於高祖斯言深合禮意惜

未能明指禮文而見其然耳然則大夫之祭與諸侯無别乎葢諸侯廟有五而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師一廟者就中自為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别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不及太祖乎葢祫於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於髙祖而太祖唯行犆祭此所謂别嫌疑也
蕙田案大夫士宗法立廟之禮繼禰小宗宜

立一禰廟繼祖小宗宜立祖禰二廟繼曾祖小宗宜立曾祖廟為三廟繼高祖小宗又宜立高祖廟為四親廟繼別大宗宜立始祖廟統凡五廟然惟諸侯具五廟大夫則三廟士則二廟官師一廟而已說者謂一廟無祖廟二廟無曾祖廟三廟有太祖廟而無曾高二祖廟則王制之廟數不與宗法相剌謬乎曰非然也程子云三廟二廟一廟雖不同皆不

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此為至論萬氏詳考而証明之為不易矣葢
廟之體制相同而貴賤之多少有等惟天子
諸侯每世一廟每廟一主若大夫士不必皆
一廟一主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此專指繼别之大宗而為大夫
者言之以發凡起例耳以義揆之繼别大宗
而為大夫者得立三廟太祖廟一則一主親

廟二則一昭一穆每廟二主父曾一廟祖高一廟也若非繼別大宗不得立太祖廟繼禰小宗止得立一廟繼祖小宗止得立祖禰二廟猶皆每廟一主至繼曾祖小宗則又以父祔於第一廟繼高祖小宗則以父祔於第二廟而每廟二主矣祭法云適士二廟以王制推之太祖廟一親廟一此惟大宗為然若小宗不立太祖廟止得立一親廟則繼禰小宗

廟惟一主繼祖小宗一廟二主繼曾祖小宗一廟三主繼高祖小宗一廟四主而廟有二主三主四主矣祭法又云官師一廟葢無太祖如有之則一廟而五主矣其主在廟中則或以高祖居奥而昭穆南北向倣古制也或同堂異室而自西而東鬼神尚右也别見朱子家禮如此則王制與宗法相符鄭氏不知此於不祭祖則曰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於不

祭禰則曰宗子庶子俱為下士章制格礙理

難通矣

辨郝氏敬大夫難立三廟

郝氏敬曰大夫必立三廟則大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廟不多於民居乎若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且父為大夫子為士則倏興倏毀祖考席不暇煖

任氏啟運曰大夫之廟必立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大夫則主其祭宗子不為大夫而庶子為大夫則宗子攝其祭禮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也大夫身為

父之適則立禰廟於家而祖之祭猶宗子主之為祖之適則立祖禰二廟於家而曾祖之祭猶宗子主之禮所謂齊而宗敬終事而私祭也烏有父子兄弟各立三廟及皆立廟於宗子家者乎宗子去國而庶子無大夫則以廟行庶子居者為壇望墓以祭宗子去國而庶子為大夫則大夫攝其祭宗子庶子皆非大夫而曾祖為大夫則其廟未毀但薦而不祭耳烏有倏興倏毀者乎郝氏𣅜禮類多妄談不可不辨

右大夫士廟制

禮記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注有事有所事也　疏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

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　疏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

陳氏禮書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像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

辨注疏諸家大夫士廟無主

文獻通考後漢許愼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荅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　許愼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荅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春秋哀十六年左傳衛孔悝出奔

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孔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按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姞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歴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主耳

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

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
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
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
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
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
者為長
北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
據許慎鄭玄之觧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

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

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待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謟依㦤議

汪氏琬大夫士廟當有主說　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為有主一以為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為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憑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為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蕝此不根

之辭以臆揣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柰何予
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
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並非指天子諸侯為說也
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
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
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
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祏之舉以
為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

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按重鑿木為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修短宜略與重彷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蕙田案坊記祭祀有尸宗廟有主夫尸暫也祭則有之主常也廟必有主尸與主皆所以

依神祭既有尸廟必有主明矣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不可謂非確據也張子曰有廟即當有主葢廟者主之廟也主者廟之主也言廟則主見矣乃鄭康成許慎忽為大夫士無廟主之說徐邈清河王懌及近世汪氏辨之特詳鄭氏云然以儀禮特牲少牢未明言之故耳今考鄭注郊特牲直祭祝于主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之為也則鄭固已據

儀禮而釋之矣少牢禮祝酌奠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是時鼎俎既陳設黍稷薦鉶毛謂之陰厭尸尚未入室也西面者向奧也宗廟之主設於奧故主人向西而拜之若無主則主人何所憑而西面又何所憑而拜祝又何所憑而祝乎且尸以主分廟以主別無主則一廟二廟三廟祖考何以別耶左傳云祔而作主記妾祔於妾祖姑亡

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祔於高祖之廟矣妾祔有主祖反無主耶況神之憑依也自設重而已然故曰重主道也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蓋神不可一日無依故始死依重既虞則重埋而桑主作練則桑主埋而栗主作栗主吉主也祔廟故稱吉若不祔何吉之云重與主皆神之所依豈有依在喪而不依在廟乎此

皆理之所必無者夫儀禮之言尸不言主者尸動象也主静者也動則迎之安之坐於堂入于室有獻有酢有飽有酳不得不詳若主本在廟室之奥藏之祏設之几筵拜之而已祝之而已何必明言以舉之耶況主尊尊則宜諱通典曰主在尸之南是主也尸也皆神也一言尸而主在矣又何必言

觀承案禮有無廟無無主廟之有主本無可

疑況以尺寸長短差次其間則公卿大夫士亦不至略無等殺固可見之施行而無嫌也

右大夫士廟主

詩召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朱子集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

劉氏瑾曰諸侯之庶子為別子別子之嫡子為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

無主婦可也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

方氏慤曰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主祭於外主婦則助之於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內則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注夫婦皆齋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疏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齋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亦然

張子曰禮者祭畢然後敢私祭焉謂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此是公祭祭祖則為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為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陳氏澔曰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

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陽厭陰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馬氏晞孟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

陳氏禮書夫尸所以象神也猒所以飫神也殤之有猒爲其無尸故也正祭有猒爲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猒不敢遽飫之也適殤有陰猒則其禮詳庶殤有陽猒則其禮略觀陰猒尊有玄酒陽猒納一尊而已陰猒備鼎俎陽猒俎釋三介而已則陽猒之略可知也

蕙田案以上宗子常祭之法宗子兼大宗小宗言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大宗主

別子之祭小宗主高祖之祭小宗宗大宗則助祭於大宗之廟宗小宗者則助祭於小宗之廟也陽厭陰厭皆宗子之祭詳見諸侯宗廟條

禮記王制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注從生者謂祭奠之牲器　疏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鄭云奠者自吉祭之奠耳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注明其為宗以為本也禰則不祭矣　言不祭祖者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　疏庶適俱是人子而適子孫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

崇適明有所宗也此言父庶則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鄭云禰則不祭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于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注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

應氏鏞曰注適士下士之說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蕙田案廟制宗法雖並行不悖却是兩事支子不祭明宗法也與廟制無涉注疏多牽涉以釋祭禮總不知廟數有定而宗法自有常耳應氏說是

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陳氏禮書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又止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

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别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為之說恐不

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小記鄭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

蕙田案以上支子不祭之正法為小宗者不得祭別子之大宗為小宗之庶者不得祭小宗之祖禰也

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注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

五宗皆然

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于已也

朱子曰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畢竟未安向見范氏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牓於位祭訖焚之不

得已此式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于長子但或一獻無祝可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注上牲大夫少牢貴禄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疏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禄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

方氏慤曰宗子為之正庶子為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内則謂衆婦為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為上

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

蕙田案士一廟二廟大夫當立三廟今庶子為大夫不得立廟重宗法也祭於宗子之家則宗子之廟不止祖禰矣此士廟得祭曾祖之明證也而注疏乃云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因拘泥而生穿鑿何其舛也明文衡有云寄廟之說經無明文是崔氏臆說當矣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注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享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疏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為攝主不敢備禮案少牢特牲禮祝酌奠于鉶南復以辭享告神是室奥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于西北隅門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者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繹祭亦為陽厭也厭是神之厭飫今攝主謙退不為陽厭似若神未厭飫然也

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

陳氏澔集注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于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于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于賓也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

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為壇謂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避正主也宗子死言祭于家容無廟也稱名不言孝者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故云身没而已子游之徒用此禮祭也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疏此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

陳氏澔集注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于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

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

蕙田案以上支子祭宗廟之權法

又案宗法祭禮大宗祭太祖之廟一也小宗繼高祖者得祭高祖之廟繼曾祖者得祭曾祖之廟繼祖者得祭祖廟繼禰者得祭禰廟二也凡支子不為後者皆不得立廟主祭三也支子助祭于宗子之家四也有故而祭必

告於宗子五也宗子為士支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六也宗子去國支子攝祭不備禮七也庶子無爵則望墓為壇八也宗子有厭祭支子不祭殤與無後九也凡此皆以宗法定祭禮大夫士皆統之不關三廟二廟一廟也無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三廟祭曾祖之異也論禮者尊經而屈注疏可也

右宗法祭禮

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趙氏伯循曰有省謂有功往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

方氏慤曰大夫止于三廟士止于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祫人君之祭非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

葉氏夢得曰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

蕙田案此祫祭時祭之等差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疏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大夫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牲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

方氏慤曰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

蕙田案此有田無田之等差

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注禮士祭三鼎

大夫祭五鼎　疏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注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

蕙田案此先後貴賤之等差

春秋桓八年公羊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前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

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豚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蕙田案傳云士不及前四者云云以士亦有祠礿嘗烝四祭不幾於僭乎蓋再祭再薦亦彷是四者之義傳因上文而順言之耳何注大夫士有祭堂祭室之異案儀禮特牲少牢皆室中饋食之事無堂上朝踐之事若指儐尸於堂言則儐尸止當得繹祭並非正祭未

免附會

丘濬大學衍義補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族而仕禮者無祭田苟有禄食及有財産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

蕙田案此據公羊注有四祭三祭再祭之等差然於經無考

右祭禮等差

曲禮士祭其先疏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

程子曰冬至祭始祖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

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立春祭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朱子語録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茍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余正父謂祭始祖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

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禄不世官之說如何

大學衍義補丘氏濬曰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立為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祭

蕙田案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廢之是也竊嘗思之古今異宜其禮當以義起程子所云厥初生民之祖者理屬茫渺於經無據若今人家之始祖其義與宗法之別子同者固當祭也何則古之所謂始祖者在諸侯則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則別子也別子有三後世封建不行則為有國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勲爵至王公者雖無土地

宜與古諸侯等則其子孫宜奉為始祖而祭之矣又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為始遷之祖與古別子之公子自他國而來者無異是亦宜奉為祖而祭之矣若崛起而為公卿者雖不可同於諸侯亦宜與古之九命八命七命者等其子孫奉為始祖亦與古人別子之義相合朱子所云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

皆不變其初來姓號者非即此類乎故或建為宗祠或合為家廟凡屬子姓羣聚萃處其中有宗法者大宗奉之因為百世不遷之祖倘宗法未立或大宗無後則諸小宗擇其長且貴與賢者祭則主其獻奠原與祭別子之義相符不可以士大夫不得祭始祖而謂之為僭也惟程子謂立春祭始祖以下之祖則不可行耳邱氏以累世同爨者通之則庶幾

乎

觀承案始祖先祖之祭誠然似僭難行邱氏以累世同居者通之今更以宗法別子之例廣之洵斟酌盡善矣愚謂更有可廣者先世有德行道藝聞於時雖爵位不顯是亦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而子孫豈不可以俎豆終古也耶

右祭始祖先祖

禮記喪服小記士大夫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疏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乃天地之大義夫豈得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几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祔以首妻繼室别為一所可也

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

生存之比横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令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别營兆域宜亦可矣

蕙田案天地之道陽奇陰偶故易稱貫魚書嬪二女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詩之樛木螽斯明后妃不妬忌之德禮稱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葢娶妻之道奉祭祀一也重嗣續二也

成家室三也豈止一配偶之義云爾哉況記明言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則再娶之祔廟審矣朱子以唐人之議為允豈非千古之定論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

陳氏澔曰虞卒哭在寢祭婦也

雜記婦祔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

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

陳氏澔曰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

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疏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

朱子語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承上面餕餘不祭說葢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祖考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

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夫祭妻亦當拜

堅齋呫畢禮記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合為一義而本注乃於餕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曰餕禮經故不敢祭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生釐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此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餕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餕夫之餘子可餕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非可以餕餘而祭之為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儒溥夫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自知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

之者矣

蕙田案父之於子夫之於妻分雖有尊卑然喪服父為長子三年夫於妻齊衰期父之斬傳重也夫之期齊體也服猶如是而况祭乎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注在寢祭婦也的是確証寧人之説非矣當以朱子為正

右夫祭妻

禮記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疏妾祔於妾祖姑者祔夫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於高祖之妾也凡祔必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

方氏慤曰凡祔以廟爲正故言祔廟則不言廟

欽定義疏又案此言妾祔於妾祖姑下又言庶母不世祭夫祔以爲祭也將從其昭穆之次故先祔之妾母不世祭則妾祖姑已不祭矣祔之何爲雜記云主妾之喪得自祔至練祥使其子主之則不可謂妾母無

祔食之禮也穀梁傳云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韋公肅云隱公母聲子不入魯惠公廟妾也胡氏安國云孟子已入惠公廟仲子祭享無所故别立一宮祀之隱公不為已母聲子立廟明已特攝耳非君也桓公未立而為其母仲子立廟明將為君也是諸侯得為其生母立廟矣春秋書初獻六羽是妾母雖立廟其祭視適母降一等其言不世祭者非必子立之而孫遂毁之或薦而不

祭至親盡乃遷乎若大夫士則斷無立妾廟之理葢祔有二有初以班祔至新主入廟而所祔之主已遷上一廟者如三昭三穆之遞遷也有祔之而即隨之食者如殤與無後之從祖祔食也妾子非君安得為妾母立廟則此祔妾祖姑者有廟即於其廟祔食無廟則為壇祔之而祭於次寢祔食與

蕙田案拘廟制者謂大夫不得祭高祖觀此則高祖有廟祭明矣泥於子祭於孫止者謂

妾母不世祭觀此則高祖之妾曾孫猶得祔祭也祔謂祔於廟

欽定義疏謂有廟即於其廟祔得經旨矣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妾下女君一等

陳氏澔曰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嫡祖姑女君謂嫡祖姑也

方氏慤曰妾祔適嫌於隆故易牲而祭示其殺焉

欽定義疏喪服女君俱指適妻言祖姑及高祖姑俱無妾可祔則遂於適妻祔之生既相依死亦相祔禮之變也鄭以適祖姑言之誤矣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祔於女君故易女君牲猶士祔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方謂易牲示殺其説未明

蕙田案祔於女君則不惟祔於妾而且祔於嫡矣嫡豈亦為壇以祭乎易牲説義疏精矣

宗元案易牲説義疏之解精矣女君之説亦

比鄭氏為當然或女君尚在而妾當祔食則嫡祖姑亦可以女君統之似兼此而義益備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 注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疏妾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

方氏慤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

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疏慈母即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孫則否

應氏鏞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為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為庶母為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

彭氏汝礪曰案春秋隱五年穀梁傳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此謂庶子為君者為己母如此葢謂已既為君後當奉宗廟不得自主已私祭也然亦未嘗不使公子主之若

已於慈母庶母既爲之後或爲所生子則非特子當祭孫亦當祭以意逆之或是已於庶母慈已者有恩及庶兄庶弟之母是父之妾有子者皆當祔祭之易世之後則不世祭與賀之儀禮喪服傳有君子子於庶母慈已者義服小功衆子爲庶母有子者義服緦麻此二母於已祭之不世祭可

蕙田案妾母與慈母並言皆非已身之母疏以妾母爲庶子自爲其母非也儀禮公子爲

其母練冠麻衣縓縁孟子王子有其母死者二經皆稱所生母曰其母而不曰妾母妾母之祔葢從嫡子言之而非庶子所得自稱其生母也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亦指嫡子嫡孫言若身所自出之母至孫便不祭則經亦不當有祔妾祖姑祔女君之文矣應氏彭氏說極有見

春秋隱公五年穀梁傳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

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注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　疏公羊左氏妾子為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禮今穀梁知不然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玄云公子君之庶子是貴賤之序嫡庶全別妾得庶子為君即同嫡夫人乎故穀梁子以為於子祭於孫止

朱氏董祥曰經言妾母不世祭者謂祀妾之禮當殺不得同於女君傳注子祭而孫不祭遂令賢者不祀其祖妾不肖者反致僭祭並於祖嫡妾得謂之禮哉小記本文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其言祔於妾祖姑則祖妾為之祔食矣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高曾之妾皆祔食焉胡為子與孫有異乎曰然則稱不世祭何邪曰不世祭者非唯孫不為祭

其子亦不得祭之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妾易牲則不得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絶之而不祀耶

蕙田案於子祭於孫止即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此葢嫡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為君者言穀梁氏誤引耳朱氏引小記本文以破子祭孫止之説則是而以薦而不祭解不世祭則未確易牲易女君之牲耳況祭與薦雖有有牲無牲有尸無尸之別統

言之俱可謂之祭也

朱子語録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畧有別

文集答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

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

註云謂生巳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

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又問禮記曰

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於妾祖姑既

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

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又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葸田案妾母之祔廟經有明文語録載竇文卿之問題主稱母則既答之矣而祭於何所祔於何所則引程子之言註於其下者朱子葢無以處此而姑引此以當之則亦未能信

其必然也竊謂室有東西廂曰廟東西廂亦
廟也既曰祔廟則不在私室明矣其或在東
西廂與又問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疑
而俟考疑者將考其世數則其有世祭明矣
竊謂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
高祖之妾猶祭也高祖以上祧主也增一世
則高祖亦祧矣然則從食者其亦從祧乎又
云孫祭妾祖母自稱孫無疑明孫當祭也妾

母之祭久無定論今考之於古則有經文是禮之當然也質之儒者則有朱子之說是情之自然也

欽定義疏謂祔廟而食親盡乃遷得情理之中議禮者當有所折衷矣

語類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

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証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徐氏乾學曰妾母無廟於子祭於孫止妾所得祖妾之廟而祔之祖妾且無廟妾所得高祖之妾乎凡若此者寄主之說固不可通就廟以祭亦有難行唯是即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死者共祭之猶夫始

祖所自之帝本自無主因祭則設之也孔氏䟽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髙祖者為壇祔之耳斯壇也不在寢安在乎祖妾可為壇餘親視此矣

蕙田案徐氏説妾母無廟非也妾母祔廟而食非謂有廟也又謂為壇於寢祭之亦非也為壇而祭亦當在廟寢安可有壇也既不本於經文又不徵之先儒之論毋乃武斷耶

右妾母祔祭

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

祖祔食

陳氏澔曰上中下殤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

蕙田案注疏見前宗法祭禮條

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蕙田案注疏見前太子廟祭

陳氏澔曰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内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户之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是謂陽厭也

朱子語録黄義剛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

欽定義疏士大夫常祭之外當有殤與無後之祭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若不祭曾祖則諸父之無後者於何祔之此亦可見士雖一廟或二廟而

所祭不止於祖禰大夫三廟而所祭必及於高曾也鄭注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然則殤與無後之祭其別日與曾子問謂宗子殤其吉祭特牲不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云是宗子殤祭之於奥之禮脫於祭祖禰時祔之則奥既為祖禰之所棲不得又為殤之所棲且同有牲俎難於陳設也若謂祭畢更行厭祭則自質明以至晏朝亦云勞矣尚堪再舉乎以此推之則宜於祭後之次日舉

殤與無後之祭而所謂祔者第於其昭穆相當之廟祭之即謂之祔耳非必同時也曾子問又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意其宗子殤與凡殤並有者並祭之一設於奥為陰一設於屋漏為陽如食間之頃乃徹之與攝主不厭祭則無此矣無玄酒者為陰厭又見特牲少牢之初有玄酒者之非陰厭也尊於東房者為陽厭又見特牲與大夫不賓尸之末納一尊於室中者之非陽

厭也

蕙田案陽厭陰厭見曾子問是專指祭宗子殤及凡殤而言至特牲少牢之末迎尸而設餕享神及佐食徹俎改設於西北隅以享神註疏亦謂之陰厭陽厭先儒多從之今於儀禮本篇亦未便輒易其說細思之曾子問但言厭祭無尸非謂尸不在而即謂之厭祭也厭祭專屬於祭殤與無後無疑

欽定義疏洵足以破前人之窠臼矣

右殤與無後者祔祭

[seal]

五禮通考卷一百九